

Chapters from
Inside Europe
by
John Gunther

蘇俄時人評傳

楊歷樵 譯 根室名 著



史達林
加里寧
莫洛托夫
加羅維治
伏羅希洛夫
李維諾夫
列寧夫人
拉狄克
米高揚
曼茲勞克
奧辛斯基
雅戈達



蘇聯時人評傳

Stalin: Men Around Stalin:

"Duranty's Interno."

Chapters from
Inside Europe

by

John Gunther

美記者根室名著

歐洲時人評傳之一

楊歷樵節譯

上海三江書店發行

蘇聯時人評傳

(權 作 著 有)

每 冊 實 價 二 角

(費 寄 加 酌 準 外)

譯 者 楊 歷 樵

發 行 丁 君 甸

出 版 者 三 江 書 店

上海龍耀路一七號

總 經 售 大 公 報 代 辦 部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特 約 經 售 中 國 圖 書 雜 誌 公 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四 月 一 日 初 版

蘇聯時人評傳目次

引言

第一章 史達林新畫像

世界偉大人物——成功因素的分析——他充任那種職位——一個鞋匠的窮孩子——關於兩位政敵——也是人類中的一個——私生活素描——史達林的戀愛——金錢與朋友

第二章 無產階級人物

許多是無名英雄——一位能幹猶太人——紅軍首領——最機警的現代外交家——蘇俄婦女——農民問題專家的元首——「沙皇的兒子」——

重工業委員長——政論家拉狄克——其它的人們——恐怖的政治密探——史達林奈何他不得——基洛夫大暗殺案——死灰復燃——誰有繼承希望

第二章 新俄印象記……………六七

俄羅斯特徵——甚麼是五年計劃——經濟政策的矛盾——一些反動趨勢——頒布新憲法——赤色幽默——談蘇聯外交政策

蘇聯時人評傳

當領袖這件事是很嚴重的。他不能落在運動的後面，因為這樣做，就要和民衆隔絕。但也不可衝得太前，衝得太前，便要 and 民衆失去聯絡。凡是要領導一種運動，必須在兩條戰線上作戰——他要同時去對抗落伍者和衝得太前的人。

——史達林——

革命沒有能夠用絲手套造成的。

——史達林——

第一章 史達林新畫像

一 世界偉大人物

史達林是全世界強有力，而且偉大的一位人物。我們縱然主張辯證法的唯物論，但是一切的事，同樣的是需要人力去執行的。從史達林我們便可以得着一個佐證。和其他獨裁者不同的地方，因為他不僅是一個政府的，而且也是一種運動——那就是共產主義國際——的首領。他和希特勒，墨索里尼更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繼承列寧的一位第二世代的獨裁者。

他當首領並沒有由列寧指定，相反的，他並不是列寧意願中的繼承人。關於此點，列寧說得十分坦白：

「史達林同志是太粗率了……我向同志們建議，設法解除他的職位（共產黨總秘

書)而另外物色一位和他迥不相同的人物——較他更忍耐,更忠實,更謙虛和更尊重同志意見的人,並且不要像他那樣反覆無常……」

列甫的話是一九二四年發表的。在今天十餘年以後,史達林却受他的徒黨的交口稱道,他的聲譽并不在當年的列甫以下。蘇俄的輿論界常頌揚他的「偉大」、「受愛戴」、「勇敢」、「明智」、「有靈感」、「天才」。蘇俄有四個城市, Stalingrad, Stalinabad, Stalinoorsk, Stalinsk 全採用他的姓名,以資紀念。他常被叫做「我們最好的集耕工作者」、「我們的突擊工人」、「至善者」、「我們最親愛的斗辰」、「我們親愛的領袖萬歲」等等的口號,在集會場中,這些全是大家所聽慣的。

二 成功因素的分析

能吃苦,沈毅,和體力強健。史氏雖患心臟擴大症,但是他的體力和能吃苦,是沒有人能夠比得上的。他不是一個神經質的人和嘍語者,像希特勒,他也不用情感去支配行動,像

墨索里尼。他的情感只好比作一方磐石，倘使說他是神經質的話，那神經也只好比作磐石裏的筋絡。

有耐性，堅韌，專精。美國「紐約時報」記者杜蘭泰 Walter Duranty 常說，「史達林的耐性是『非人性的』。他是一個滯滯的砌磚匠，他的動作紆緩，常使得他的徒黨們躁急，因為他們沒有看到他所砌的建築物的全體。他的路線是不屈不撓的；他只從遠大處着眼。他具有異常的專注能力。美記者費希爾 Louis Fisher 曾經對作者說過下列一件事：

某次在莫斯科大戲院 The Bolshoi Theatre 舉行高爾基四十週紀念的時候，史達林在台上和一位不知名的年青黨員，在熱烈地討論問題。那青年對史氏提出了種種的質問。史氏靜聆之下，再以循循善誘的態度，予以答覆。他們長談了一小時有餘，大有旁若無人之概。

明敏，狡獪，機智。當然，史氏是具有東方民族性的；對此，他自己并不否認。他第一次接

見新聞記者（一個日本人）的時候，曾經這樣地說過，「歡迎得很，我也是個亞洲人。」

史達林曾經想禁止列甯遺囑裏侮蔑他的話，但是他當時還沒有力量。可是不久蘇俄全境却發現了五十萬張史達林和列甯同坐在板櫈上密切談心的照片。

史達林的兩次清黨運動，首先排除了特洛資基，齊諾維夫和加米尼夫等左翼人士，又剪除了布哈林，拉狄克和托木斯基等右翼，這種勝利，不僅可以表示它是一種殘忍的行爲，并且也可以看出一種神奇明敏的想像力。

在適用坦白的場合，是沒有人再比史達林更坦白的了。他有承認錯誤的勇氣，這在其他獨裁者中間，是很罕見的。在「成功的核感」一文中，他坦率地承認，集耕計劃是太急進了。他又在「列甯主義」一書中這樣說：

「主要的，就是個人要有承認錯誤的勇氣，并且能在最短可能的期間，有力予以糾正。最近大家受過了成功的麻醉以後，全怕承認自己的錯誤，怕作自我的批評，不願意迅速堅決地糾正過錯——這是主要的病根所在。」

「列雷主義」是檢討政治哲學的一本最坦率的書籍。在全書八百二十五頁當中，我們可以發現蘇俄各種好的、壞的、庸常的事件的記錄，材料異常豐富。書中對於好事，固然予以宣揚，但是對於壞事，也并不諱言。到一九三五年止，這書在蘇俄境內的銷數，已過二百萬冊。

細緻縝密 這在史達林是很特著的。他的謹慎的目光，能夠燭照到國家生活中極細微的因素，他一般處事的縝密是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所未嘗夢想得到的。希特勒對於讚揚他的函件，是從不過目的。史達林却不然，他在閱看「真理報」的時候，是不落一字的。他每天在辦公之前，必須精細地閱看全國各地方的報告。就是素常批評史氏的新聞記者張伯林氏 (W. H. Chamberlin) 在他的書中 (參閱 *Russia's Iron Age*, P. 187) 也稱道過史氏，說經他個人的力量，曾經平反了許多冤抑。

一九三三年的夏天，史氏想知道五年計劃中所擬定的西比利亞工業中心麥格涅托哥斯克城市 *Magnitogorsk* 發達的情況。因此他想起了「消息報」有一位擅長描寫的

訪員嘉瑞 Garry 經探詢之下，知道他已經因罪，被拘在「集中營」了。史氏聞訊之下，立時便把他釋放出來，叫他到麥城去，任探訪之責。

一九三四年二月共黨大會，史氏的得力助手加幹諾維治報告某種教科書的不甚妥善，史氏聽得他的演說，立時攔截他道：「不是那些教科書，而是活葉的教本呀。」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史氏的心腹基羅夫 Kirov 在列甯格拉被暗殺，史氏特意親往，審問兇手的口供。

知人善任 史氏是一位道地的政治策略家，政黨首領和良好的組織人才。一九三五年的夏天，作者在莫斯科聽見友人說，史達林具有很大吸引力的磁性，他的脚步一跨進室中，你立時便可以覺得他的電力。他具有非常的對人的和政治的直覺。他觸犯了許許多多的人；許多共產黨員全不承認他對人具有任何情感；但是黨員却全替他效力，而且是很忠實的。史氏拔擢人才，很能用得其所。

希特勒能得徒黨的崇拜；墨索里尼能被人怕；而史達林却能令人起敬；這似乎是對於他們三人扼要的定評。

史達林不是演說家。他的演詞常是很單純的，有事務性的，而且是冗長的。他討論馬克思辯證法惡劣的耗費，尤其在駁斥反對黨的思想的時候，他的文字是非常晦澀的；他的文章好像大學生的哲學博士的論文。但是像他最近對紅軍軍校畢業生發表的演詞，却能避免一切哲學的討論，內容十分精彩，單純，充滿着意義，而成爲很好的文字。在討論問題的時候，他常喜歡用問答的方法。他的演說詞，就使用這種體裁。至於他寫文章，却力求能夠與大衆接近。

在理解上，他是很審慎，紆徐而且周密的，他不是才華煥發的人物。但是我們看他和英國作家韋爾斯氏 H. G. Wells 的一席話，他對於這位擅長詞令的雄辯家，是怎樣地議論風發，咄咄逼人？還有一九二七年他接見美國勞工代表團的談話，也是他的傑作。

當他接見美代表的時候，他整整地用了四小時去答覆質問，那些問題所包的方面很廣，很不易答覆。史氏的答話，只是隨便說的，但是內容却非常的有系統和組織，不是胸有成竹的人，絕不能說出。那全文長約一萬一千八百言的口頭報告，是陳述蘇維埃政策的最詳

盡明瞭的宣言。這種傑構，不是具有非常智理的人，不能作出。

在美代表發問完畢以後，史達林就向代表團說，他要明白一些美國的情形，於是他便提出了許多問題，作兩小時的長時間的討論。他的問話是很深奧的，可以看出他對於美國情形，是非常的熟習。史達林一個人對代表團的答詞，比較代表團答覆他的發問，要令人滿意得多。在這六小時的深談中，他從沒有答復過一次電話，也沒有一位秘書向他請示，從這點上，可以看出史氏辦事精神的專一。

熱忱 史達林的信仰是共產主義，他那種的熱忱，就如同教皇篤信耶穌無異。

殘忍 史氏的生性是頗為殘忍的。這一點實在不容諱言。赤化的恐怖是對於一個階級的整個攻擊。它自始就承認有摧毀階級的敵人的需要，這是蘇俄和其他獨裁不同的地方。據最後的分析，各國政府統治人民，沒有不是使用強力的。但是蘇俄的使用強力，却是直接的。照他們的觀點，以為使用這種方法去達到他們的目的，是對的。史氏對此也不諱言。英國女議員阿斯道夫人 Lady Astor 曾經問他，到幾時方才可以不殺人。史氏回答她說，要

看需要而定。

有人問一位在外國的蘇俄要人，他對於史達林的感想如何。那要人說，他只是過於好殺。這實在是很大胆的陳述。

早年生活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惟有史達林一個人居留國內。其他的革命黨人，全紛紛逃亡出國，像列甯一班人們，全在各國的圖書室和咖啡館裏討生活，一直到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在這整個期間，史氏一直居留國內。他幹下層的工作，因此結識了許多小黨員，奠定了他日在黨中的基礎。

共產黨 現在共產黨中，並沒有主義問題的爭執，自從特洛資基放逐後，更沒有反對派的存在。史達林是一個絕對的領袖。黨的紀律是非常嚴厲的。黨紀便握在史氏的手裏。黨和國家已經合而為一。黨的機構，盡歸史氏一人掌管。

共產黨書記一職的重要，是史氏個人造成的，并非因為他任書記，而就成要人。在他以前充任黨秘書的有鮑丹諾夫 Bogdanoff，這人的名字，現在已經沒人知道了；還有克里丁

斯基 Krestinsky 現任人民外交委員會的副委員長。惟有史氏看清這職位的重要，知道藉此可以把握着黨的整個機構；他在各機關裏佈置了他的人，於是他的勢力，便日見膨脹。有人批評，「列甯是憑理智和人格而統治的，史達林却憑藉有效率的組織。」

關於黨中的情報，在史氏那裏，是非常完備的。據說某黨員有一種素來沒人知道的隱疾，某日史氏看見他，却問他近來的毛病怎樣。由此可見史氏偵查的嚴密，真是無微不至。

因為他是列甯的繼承人，所以史達林常用列甯的遺教，去打倒政敵，在他和特洛資基鬭爭的時期，他始終指摘特氏的列甯主義是假的。他善於用列甯的話爲自己辯護，這一點是沒人可以及到的。

最後，誠如杜蘭泰所說的，史達林是一位不能缺少的人物。「這位領袖和他所領導的運動，已經合爲一體了。」

三 他充任那種職位

史達林在政府裏，並沒有職位。他唯一的職位，就是從一九三四年一月起被任命為全蘇中執委會主席團三十七委員之一，這是蘇聯議會的基礎。在理論上，人民委員會（內閣）是應該向它負責的。但是史達林並不是人民委員長（閣員）。

現在他也不是共產黨的總書記，他只是五位書記之一，其他的書記是加幹諾維治 Kaganovitch，柴達諾夫 Zhdanov，易卓夫 Ezhov 和安德里葉夫 Andreyev。此外他又任黨的最高機關政治部 Politburo 的十委員之一。

按照理論，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是有罷免史達林的權力的。他必須服從中委大多數的決議。但是在事實上，他的罷免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委的推選權把握在他的手掌裏。

蘇俄的政黨和國家本是二而一的；但是史氏在理論上，却嚴格地使它們分開。列寧不是黨的首領，並且兼任人民委員會的主席（等於總理）。史達林却反對這種兼任的辦法。他當頭在後台，當黨的領袖。

四 一個鞋匠的窮孩子

史達林於一八七九年降生在喬治亞，提弗里斯 Tiflis, Georgia 附近的哥拉市 Gora，他的真名叫做 Yosit (Josef) Visarionovitch Dzhugashvili。據成人的傳說，史達林 Stalin 這名字是列甯給他起的，那個俄國字的意思是「鋼鐵」，是意在讚揚他的。其實這名字是他在一九一〇或一九一一年幹秘密工作的時候起的，那遠遠在他和列甯相識之前。

史氏的父親，本來是個農夫，後來改業，當了個皮鞋匠。他家庭赤貧的情形，大概和墨索里尼的相像，但是史達林却進過學校。從十五歲起的四年中，他曾經進過提弗里斯的希臘教神學研究院，準備將來能做神甫。

他的父親和希特勒的一樣，是個迂執的人，他一心要兒子傳他的行業。但是史達林的母親，也和希特勒的母親相像，是個頗有志氣的女人，她不願意她的兒子當皮匠。她一定要

送兒子進學校去。據說史達林後來因為作左傾的活動，曾被神學研究院斥革。這話還要待考證。有人說，他退學，是因為他的母親，顧全他的健康。

歐洲名記者尼克伯克氏，H. R. Knickerbocker 曾經去提弗里斯訪問過史達林的老母 Ekaterina Dzhugashvili。她一句俄國話也不會說。據她講，某某是「一個很好的孩子」，但是她對於她兒子今日所處的崇高地位，似乎不十分理解。幾年以前，史達林曾經迎接他的母親去莫斯科居住。她在俄京很摯鬱地住了一個月，她不了解她的兒子，靠着什麼生活，所以她重返山僻的鄉間去了。

喬治亞的言語習俗，本來和俄羅斯的兩樣。直到現在，史達林說話裏，還帶些喬治亞的口音。這兩種言語的不同，就比方像英文和葡萄牙文的不同一般，只是前者間的字母也是兩樣。喬治亞民族，是南方高加索人的合種。他們是居住在山裏的，所以先天就生成了能自衛的根性，從他們的容貌上，便可以發現一種堅韌強毅的物質；和亞米尼亞人一般，他們具有能以自誇的民族史。他們的毛髮是棕黑色的，贖人却是漆黑。

史達林革命的動機，第一是因為出身窮苦，第二是因為在神學研究院所得着的影響。他憎惡那狡猾，偏執的教士們的權力，在院中四年的工夫，對於他的一生事業，很有重大的關係。他出校以後，和馬克思主義的朋友們相處，是於他的長期的革命事業便開始了。

自從一八九八到一九一七的十九年間，史達林不斷地辛勤工作，拿革命做他唯一的目的；他百折不回的組織黨的機關；他遭遇到慘痛的凌虐和拘囚。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雖然全進過監獄，但是史達林却是一個正號的囚犯。他被帝俄的邏騎逮捕過五次，充了五次軍，其中脫逃了四次，最末一次，他被流徙到北極圈北，因一九一七年大革命發生，他才得釋回。

史達林曾經親自執行過恐怖的行爲。因為黨中需要經費，於是他便採取了「強制徵發」的政策，他們公然地當強盜，白晝搶劫銀行。一九〇七年的大搶案，死傷了二十條命，那時他是提弗里斯的黨委，他也預聞此案，他的徒黨用炸彈投擲運款的船隻，劫得了美金七萬五千元的款項。因為這一個案子，死人過多，史氏大為黨中的幹部所不滿，幸虧列甯的堅持，他只短期的被褫奪了黨籍。

在沒有被監禁的時候，他也曾作過許多件較少騷擾性質的活動。在裏海岸的巴古市 Baku，他曾經辦過一個喬治亞語的過激主義報紙 Vremia。他曾去過瑞典京城，波蘭的克拉哥 Cracow 和現在的捷克京城蒲拉克 Prague。一九一二年，他曾著過一本書，叫「社會主義與國家問題」。這時他是議會裏的社民黨過激派議員的領袖，並且主編黨報「真理報」。一九一三年他又被逮，作最後一次的流徙。

以上全是史達林一生磨鍊的時期。一九一七年，他的政治生活，方才正式開始。大革命的爆發，使得他和其他的黨員一樣，在一夕之間，發生了重大的轉變，他們由叛變而着手治理，由陰謀者一躍而變成組織家。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政治部產生後，史氏便充任委員；在列甯以外，其他的委員有特洛資基，齊諾維夫，加米尼夫，蘇柯爾尼科夫 Sokolnikov，蒲勃諾夫 Bubnov。在內閣組成以後，他又充任過兩部的副員，農工視察委員長和民族委員長。在內戰時代，史氏沒有特洛資基活躍，雖則他曾充任過革命軍委會的委員，並且在烏克蘭和彼得羅格拉德參加過討猶丹尼治 Yudenitch 之役。一九二二年，列甯任命他做共

產黨的總秘書，當時列甯對於史氏利用這職位，而達到了今天的地步，真是夢想也不到的。

史達林主要的工作，是在管理民族問題一方面。因為他不是俄羅斯人，所以他對於他的職務，格外合式。蘇俄境內的大小民族，至少有一百種，史氏的工作便是把他們聯合起來，而允許他們享有某限度的——至少是精神上的——地方自治。史氏在列甯執政之下，首先發明蘇維埃聯邦的理想，他用這種方便的辦法，使得獨立自治的各邦，加入蘇聯。各邦把統治權交給了莫斯科，而保持着地方政權。

史氏自始便忌妒特洛賓基，在很早的時候，他們兩人便已開始衝突。據杜蘭泰講，某次史氏去前方維持被突破的陣線，當時槍斃了好些作戰不力的軍官，特洛賓基以主帥的資格，去電詰責。史氏在電文上批了一句「不必理會」的批語，而把它放在檔案裏去了。

在這時代，還有一件軼聞，可以表示出史氏是一個不凡的人物。某次他在彼得格拉德附近閱軍。隊伍裏有一位憤恨的兵士，不肯向他致敬。史達林問他的原故。那兵士首先指他自己那用粗布包裹，已被雪和泥土浸透了的雙腳，再指着史氏一雙堅厚的皮靴。史氏看了，

一言不發，隨即把腳上的皮靴脫了下來，向那兵士一扔，却把那兵士腳上的粗布裹上了，以後他便一直穿那雙鞋，直到列甯看見了，方才逼他另換了好鞋。

據杜蘭泰氏說，列甯挑選史氏做繼承人之一，是因為他能耐勞苦。當時有句流行的口語說，「列甯信任史達林；史達林却不信任任何人。」有許多新聞權威，像保羅希佛爾氏 Paul Scheffer 等曾經確說，在列甯死前四個月，史列二人的關係，已經破裂，因為列甯嫌他野心太大，並且以為史氏已在懷着陰謀，想去掉他。在列甯的遺囑裏，對於史氏的性格，有不滿的表示，他以為史氏的手段，過於辛辣。

在列甯逝世的一瞬，史氏便開始活動了。他和齊諾維夫是列甯的昇棺人，那是一九二九年的事。史氏用了五年的光陰，完成他的組織，他用殘忍的手段去排除異己。他指斥他們是背叛共產黨。唯有他有解釋黨義的權力，於是他便成為蘇聯不容爭辯的獨裁者了。

五 關於兩位政敵

史達林不承認他和特洛資基的不睦，是爲了個人的原因。然而個人不睦的事，是曾經發生過的。他們互相嫉視。這兩人是從不同的兩個世界裏出來的，甚至馬克思主義的橋梁，也不能把他們拉到一塊。史達林叫特洛資基做貴族，做演劇者。其實在社交的意義以外，特氏誠不失爲一個貴族，他有腦筋，有勇氣，而且還有風格。特氏却叫史達林做老粗，說他奸詐，野蠻，和腐敗。

史特二人因爲性格水火，以致發生了個人間的仇隙。這種布爾喬亞的「瑣屑」觀念，竟然會成爲蘇俄革命史過程中的重要關鍵，說來誠然是一件奇事。但是兩人除了個性參商以外，也未嘗沒有其他的歧點。特洛資基因爲憎惡史達林，所以時常故意的在公衆前侮辱他；譬如在開會的時候，每遇見史達林演說，他便拈起一張報紙來閱讀。

這兩人性格的參商是很深刻的。史達林是一個熱烈的政治活動者，尤其擅長組織；特洛資基却是一個孤寂的人，一個火烈的個人主義者，他在二十年中，從沒有受布爾希維克和門希維克的信仰的束縛。史達林是忍耐的，特洛資基却活潑得像一隻小鹿。史達林是堅

剛，沈默和審慎的；而特洛賓基却是一位生動的，坦率的，娓娓善談的人。用譬喻講，史氏好比是一個擲炸彈的人；特氏的暴動却是時作時輟的。史氏是一個剛強的，講實際的執政，並且善於猜忌；特氏却喜歡抽象和虛情。史氏是一個傑出的組織家；而特氏却是一位拙劣的政治活動者，他不善於妥協，他是一位很難合作的人。就拿他們的笑貌說罷，史達林笑起來，就像剛吞下一隻黃雀的老虎。特洛賓基的笑却是光明的，像天真的孩子一般。再就他們兩人從西比利亞逃出的情形講，史達林的逃是隱秘的，有效的，沈靜而有系統；特洛賓基呢，却像是化了一陣清風地幻滅了。

除了個性衝突之外，他們兩人的政見，尤有重要的不同。他們對於統治蘇聯，各人抱着互相冰炭的理論。特氏的左派反對黨是以「永久革命」主義做出發點的，他和史達林不同，他不相信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裏可以成功。他相信，惟有在國外有恆久的革命發生，然後蘇聯本身，方才能夠維持馬克思主義。

當列寧死後，特派對蘇聯一切發展的情形，曾感覺到恐慌。他們以為蘇聯社會主義化

的進行是太緩慢了。他們恐怕列寧對於資本主義暫時的策略的讓步——新經濟政策之「可」將要無期的繼續推行；他們恐怕那在國內成績甚微的共產主義，如無國外無產階級的聲援，將不免於消滅。

相反的，史達林的見解却是兩樣。他以為國外的革命不妨等待一二十年後，再予以推動。他抱着蘇俄第一主義。他想先把蘇俄的內政弄好，然後再向外擴張。用比喻講，史達林統治蘇俄，就好像一對夫婦在結婚後度着柴米的日常生活。而那充滿羅曼思氣氛的特羅資基氏却想永久度那革命的蜜月。

比較起來，當然是史達林的對五年計劃的盛大成功，就是一個證據。凡事就事後評論功過，自然是很容易的。當七年前，那時特氏還沒有被驅逐出國，而五年計劃也未會開始，任何人對於此舉的結果，全不敢有十分的把握。所以我們對史達林的遠見，是不能不深為佩服的。

史達林打倒特洛資基和他的徒黨所用的方法，和他以後推翻右派所用的方法是一

樣。他第一先控制了黨的機關，然後再根據列寧主義，把反對他的人，解釋成黨的叛徒，因此而應予懲罰。

因為史氏對於特洛資基的嫌隙極深，所以他報復的行爲，無所不用其極。他把官書和學校課本上所有的特氏名子全刪除了，叫後起的一代，根本上不知道有特氏這麼一個人。不過要把特氏的姓名完全刪去，也是件不可能的事。史氏在他所著的「十月革命」一書中（見第七十二頁，此書在蘇俄全國各地，均可買得），對於他的政敵也有勉強稱揚的話。他說，「我們不能不承認特洛資基同志在十月革命的時候，有良好的戰績，這是無從否認的。」

人情原是極複雜的東西，史氏的所以憎惡特洛資基，一部分是爲他本人曾經得過特氏極多的好處；史氏的計劃是從特氏剽襲來的。當一九二一年，特氏就已經主張像五年計劃那種的超工業化運動，一九二五年特氏就想取締富農，而五年後，史氏方才予以實行。然而困難也就在這裏。富於衝動性的特洛資基氏在時機未成熟前，便提出了要求，這是一種

的錯誤，而史達林却能待時而動。

六. 也是人類中的一個

大家不要以為史達林是老粗。當然，我們不能恭維他可以担任哈佛大學的文藝教授，但是他的學問的確是很淵博而精深的，他對於哲學和歷史，尤其有特殊的研究。一般人常有一種印象，以為這沉默的喬治亞人是個粗疎的人，僅具有直覺和體力，而缺少精細的頭腦。但是他在演詞當中，會引用柏拉圖 Plato 吉訶德 Don Quixote 和都德 Daudet 的句子；他知道法國革命黨人但頓 Dayton 被訊案的一切經過，他知道英國路易喬治內閣背後有力的人物是誰，他也明瞭美國勞動界工會的內容。當他和韋爾斯談話的時候，他表示了他對於克侖威爾等的認識，比較韋氏本人還要透澈。一九三三年，左派作家派代表去謁見史氏，史氏老實不客氣的告訴他們說，他們的作品，全是一大堆的垃圾，缺乏廣大的文化基礎。他勸這些作家們，多閱讀些莎士比亞，哥德這一班人的古典主義的著作。

史氏也不是不諳禮貌的。他雖則不常接見賓客，但是見過他的人，總稱讚他的頭腦明白，注意旁人的問話，並且能夠使得會見他的人，不致過於拘束。他的演詞裏面常有很奇怪，的帶譏諷意味的稱呼；譬如他常稱資本家做「布爾喬亞的先生們」。他儘量的避免出席於公共場所；有一次當五年計劃正受着嚴重試驗的時候，他曾經有十八個月沒有作過一次公開的演說。他是獨裁者營中，第一個頭腦冷靜的人。

他說話很富有幽默的意味，這是他和希特勒或是墨索里尼不同的地方。蕭伯納曾經說過，史達林對於喜劇，具有很敏銳的感覺。在一九三〇年的共黨大會中，他譏嘲布哈林和賴可夫所領導的右翼說，倘使布哈林聞到一些些蟻螂的臭氣，便會以為有大禍到臨，蘇聯在一個月內，就將顛覆。而賴可夫呢，雖贊助布哈林的理論，却以為和布氏有嚴重的歧點，據他的意見，蘇聯政府在一個月裏是不會倒的，它可以支持一個月另兩天的功夫。在一九三四年的大會裏，他又用幽默的語調，痛貶俄國人好尙空談的習氣。

有時候，史氏故意裝得十分謙抑。當韋爾斯問他，打算怎樣去改革世界的時候，他很謙

虛的答覆他說，他沒有多少辦法。又在會見終了的時候，他又向韋氏說：「倘使我們布爾希維克黨人再聰明一些，我們也許可以多得一些成就吧。」

七 私生活素描

史達林在莫斯科的時候，是住在克里姆林 Kremlin。那並不是一所建築，而是一個宮苑，裏面有堡壘，有教堂營房和其它的建築物等四五十所，並且還有花園。史氏的住所只有三個房間。但是他并不在克里姆林工作。他每天在外面工作的時候多，主要的是在中委會，那機關是設在莫斯科最繁盛的地方 Staraya Ploshado。

史氏住在鄉間別墅 datcha 的時候很多。那地方距離莫斯科約有一小時的路程，在莫斯科瓦河 Moskva 附近一個叫做 Usova-Arkandelskaya 的地方。那別墅占地十英畝，是以前一個開金礦的富豪的宅邸，四周全有很厚的牆垣圍繞着，直到現在並沒有拆除。這別墅有很多的衛隊防護着，就是在通莫斯科的沿路，也佈着崗位。史氏出進時，常有

三輛「派卡牌」的汽車在一起，速度開的很快。史氏常和車夫坐在并排。他本人坐的那一輛汽車，次序是每天掉換的。當游人走到史氏經過道路的附近，時常會很客氣的被衛隊擋駕。

不過史達林警衛嚴密的程度，還不及希勒特或者墨索里尼，他常有不帶着衛隊的時。他曾經有好多和朋友們在街上徒步，從歌劇院走向克里姆林。至少在每年兩次大紀念日——五月一日和十一月七日——史達林總歸站立在列寧的墓上，檢閱距他約三十碼遠近的游行羣衆。

史氏對於繁文縟節是不感興趣的。他并不穿制服，他只穿一件齊脖子扣上的墨綠色的背心，一條馬袴，和一雙長統皮靴，在出去的時候，更戴上一只小帽。這并不是制服，但是全俄做效這種裝束的人很多，而尤以黨中的高級人員為甚。他們穿上了這種裝束，好像更足以表示出他們是忠實的同志。

按照史氏平常工作的習慣，他常盡力地工作約一星期，然後去別墅裏休息兩三天。他

的嗜好不多，他喜歡歌劇和舞蹈，時常去莫斯科大戲院 Bolshoi Theater 去看戲；有時也愛看電影，關於內戰的「夏伯陽」一片，他曾經看過四次。他書看得很多，有時也下棋消遣。烟斗是他時常不能離開的良伴；據莫斯科人士的傳說，他最愛吸 Edgeworth 牌的菸葉，但是這種外國產的菸葉，他是不願意在公眾當中吸用的。大餐的時候，他常把點着的菸斗放在手邊，在上菜的當中，拿起來吸一兩口。他最愛喝的酒是白蘭地，他的酒量也很不壞。

八 史達林的戀愛

對於兩性的關係，他是很正常，很健全的。他曾經結過兩次婚。據說現在和他同居的是加幹諾維治的妹子。他的第一次結婚，還是革命前的事，所以關於他的第一位夫人的事蹟，已經不可考了。她是一九一七年患肺炎死的。史氏的第一位夫人生過一個兒子，現在大約有二十五歲。但是這個兒子不大有出息。他在工業專門學校讀書。成績不很好——據說他大半的時間是浪費在和政治密探長曼秦斯基 Menzhinsky 的兒子打檯球遊戲的上面。

史氏知道這種情形以後，很爲生氣，便把他送到提弗里斯地方的工廠裏做工去了。

一九一九年，史達林有一次去列寧格拉訪他的革命老同志艾里留夫 *Sergei Alliluev*。這人是一個製鎖匠。在那裏，史氏遇見他老友的女兒，叫耐婦 *Nadyezhda*（當時她只有十七歲）史氏便和她結了婚。這第二位夫人生過兩個孩子，一個是男孩，叫凡西里 *Vasily*，現在已經有十四歲，另一個女孩，今年九歲叫史維拉娜 *Svetlana*。史夫人在一九二九年曾經進過工藝學校，研究製造人造絲。這件事當時並沒有人宣傳過，她和尋常的學生一樣，甚至還搭乘尋常的街車來往，她並沒有坐過史氏派卡牌的大汽車。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八日，史夫人在神祕的環境下，突然有暴卒的消息傳出。在幾天以前，還有人在歌劇院裏看見過她，那時是很康健的。她去世的消息，草草公布，遺體便埋葬在童貞女道院的墳場裏，而尤奇的是那尸體並沒有火化。

據傳聞的消息，史氏的食品全須夫人先替他嘗過，她的死是爲中毒。但事實上，她曾經鬧過幾天烈性的腸病，當時夫人並沒有在意。她不願意拿一點點的小事去麻煩她的丈夫。

也許是她對史氏有一些怕懼……她嘗試着隱瞞起她的病來，以保持那能吃苦的精神。但是這病症却是盲腸炎，等到她承認有病的時候，已經來不及醫治了。

史達林對於他這一對兒女，是很鍾愛的。但是他很留心，叫學校裏對於他們和尋常的學童一般待遇。他們進的是比曼諾夫斯基街的第二十五校，那是全俄三個模範學校之一。史氏從來沒有到那學校裏去過。他次子最近的課業報告，有七門列入丙等，五門列入乙等，但是卻沒有甲等和最優等。他最擅長的功課是文學。

九 金錢與朋友

史達林的薪俸，每月約一千盧布，按照蘇俄國外的換算率（一九三五年）約等於美金九元七角五分。他對於金錢完全是不注意的。和其他的蘇俄領袖一樣，他是一個窮人；蘇俄官吏犯贓案的事是很少的。現在共產黨員的薪水，全是按照等次規定，根據以前的辦法，黨員每月的薪給，不得過二百二十五盧布。現在黨員平均的收入是六百盧布，最高額并沒

有限制。黨員兼職是可以的，但是却不能許兼薪；黨員著書的稿費，也不得據為己有。

在另一方面，史氏和沙皇一樣，倘使他願意的話，他儘可以使用金餐具，對於一切的財富，儘可余取余攜。他的生活很簡樸，但是他的別墅，用蘇俄的標準比例起來的，確是可以和美國富豪的別業相等。他也擁有僕役，汽車，書籍和一切。

史氏對宗教的信仰，純然是消極的。和其它的獨裁者一樣，他的信仰便是工作；共產主義便足夠當作他的宗教。史氏曾經說過，「黨對宗教是不能處於中立的地位的，因為宗教是和科學相反的一種東西。」但是他却容許他的夫人，採用正式的宗教葬禮，這一點是可以注意的。在獨裁者當中，惟有史氏對於聖經曾經有過澈底的研究，這當然是因為他在年青的時候，曾經進過神學研究院。

史氏的朋友很少。和他最密切的人是伏羅希洛夫元帥 Voroshilov 和加幹諾維治 Kaganovitch。他和黨中的老同志間，稱呼是很隨便的。最熟的朋友常叫他的名字 Yosi Visarionovitch，但是一般人却叫他做史達林同志。秘書和翻譯員對於他並不懷恐懼的

心理。以前沒有見過他的人，也許要覺得興奮，但是却不會害怕。他并不責罵人，而且還容納人家的批評。

他很少接見外國人。他曾經和美大使布列特 William C. Bullitt 在一起吃過一餐。在布氏使俄以前，史氏從來沒有接見過一個外國使節，就是駐俄英大使齊爾斯頓貴族 Lord Chilton 在一九三三年春天艾登訪俄以前，也沒有和史氏見過面。因為他喜歡靜默，所以他在當政的十八年中，只接見過七位新聞者——德二，日二，美三——發表正式的談話。

他接見布列特，也是採取的間接方法。那次是由伏羅希洛夫做東，邀美大使宴會，史氏却作為一位不速之客。他的態度是很愉快而親熱的，他向在坐的人，逐個祝健。在說話當中，他表現出對於美國的一切，具有很充分的知識。散席之後，各人民委員撫着鋼琴歌唱，而史氏却在旁吸着菸斗，好像學生們開同學會的情形一般。

據最近的觀察，史氏似乎很有願意和社會接觸的傾向。他近來曾經作過一次廣播演

講，他甚至到文化公園裏吻那些嬰兒。當一九三五年春夏，艾登、拉佛爾和貝尼胥訪俄的時候，他曾經接待他們，並且和莫洛托夫發表聯名的官報。

這一切，一部分可以表示史氏的漸得人心。大家對他，本沒有像對列寧那樣的愛戴。但是因為革命逐漸成功，人民的生活程度也日見增高，所以就是非黨員也漸漸的信服他了。莫斯科的新隧道也博得了許多人民的讚美；就是不願意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認他的建設的功績。

最近史達林又採取了一種新的態度，他主張保障民權——為人民——甚至非黨員而奮鬥。一九三五年五月他曾經指斥那無心肝的官僚政治，他說「我們第一須葆愛人民，和作於大家有益的勞作。我們現在應該明瞭，在世界上有價值的資本中，最寶貴和最有力的便是人民。」

但是這種尊重人道的表示，是在許多可怖的鬭爭，可怖的犧牲以後，方才發現的。倘使史氏就此休息下來，尋求人道的價值，那當然是再好沒有的事。他是創造鋼鐵時代者，他是

五年計劃的天才。他用工業化的方法，使得社會主義化在一個國家裏發展，成功了可能的事件。

第二章 無產階級人物

一 許多是無名英雄

這章書裏所描寫的史達林左右，恐怕有許多是讀者們不大知道的。他們既沒有嗎啡的惡癖，也不是精神病患者，無賴，投機家，或是乖僻的人物。但是加幹諾維治對於蘇俄的重要，並不減於高林之於德國。莫洛托夫 Molotov 奧仲尼吉茲 Ordzhonikidze 楚巴 Chubar 米高陽 Mikoyan 伏羅希洛夫 Voroshilov 諸人的地位，也不下於戈培爾，辛穆勃，弗力克或是希斯。他們是不作個人的宣傳的。他們的人格發於是不存在的。他們是幹練，清廉，能問心無愧的人，他們是國家的公僕；只是爲了職務而存在，他們的工作是異常優越的。

上述一班人，統治着全世界陸地的六分之一，其中有許多人在十五或二十年前，全是賣苦力的。在政治部的十名委員當中，有四個從來沒有進過學校；受大學教育的簡直一個也沒有。蘇俄政府在事務上的凌亂——刻板的公事，官僚氣，缺少技術和效率——大概就是受了這種影響。但是雖則如此，據駐莫斯科的中立外交家的意見，却以為蘇俄政治部委員的精幹，和他國政府當局，並沒有兩樣。

史氏左右的經歷，好像是一個模型裏出來的。他們是工人，後來方才加入革命，除去年紀最輕的以外，全和史達林一樣，幹過秘密的政治活動。他們一生最重要的事實，就是幾時入黨。通常說起來，他們個人地位的高下，就看這一點。有多少人曾經進過監獄，這件事也是他們用以自己誇廠的。

資歷是一樣重要的東西。蘇俄既不把財產看作社會的動機，於是權勢就起而代之。共產黨員所能企盼的公衆的最高賞賜，就是把他的名字，用了去叫一座城市，或是一個工廠。凡人都是愛權勢的，共產黨員當然也不是例外。他們不用財富去估計一個人的成就，而

看他的職位。

政治部是從中央委員會推選的。中委有七十七名，候補中委有六十八名。政治部委員十名，候補委員四名。他們全是黨中的同志；他們的背景和目的，全是一樣。他們是蘇聯的中央黨爭會。按照法理講，史達林的發言權，並不能較比其它的委員爲大。

每次開共黨大會的時候，政治部總有一番表現。他們舉行黨員大會，登台演講。在黨章的範圍以內，大家可以反覆地辯論，作很熱烈的探討。政治部的委員可以相互作猛烈的辯難；聽衆也有提出質問的權利。這大會的組成，用個比方講，就好像英政府把內閣會議，改在衆院去舉行，而後坐的反對黨也有參加自由討論的權利。

但是政治部並不是內閣。政委是可以當閣員的，但是大半的閣員却沒有榮任政委，總而言之，閣員是政府的官吏，而政委却是黨的官吏。蘇聯閣員純然是處理政務的，除非本人是政委，他們對於一般的大政方針，不能過問。從前特洛賓基，齊諾維夫，加米尼夫和布哈林全當過政委，但是現在他們全被淘汰了。智識分子的時代現已過去，他們是一班明敏的，側

重理論的幻想家，而史達林所需要的却是技術家、組織家，和能夠實行的人。

政委當中，有兩個喬治亞人（史達林和奧仲尼吉茲）；一個亞米尼亞人，米高揚；一個猶太人，加幹諾維治；候補政委中有一個拉特維亞人（盧祖德 Ruzsika）；其餘的全是俄羅斯本部的人。一班人常講，蘇俄全歸猶太人統治，這是不對的。除去新進的加幹諾維治以外，攬總的猶太人，如特洛賓基（真名叫柏隆斯坦因 Bronstein）齊諾維夫（亞勃爾朋 Apfelbaum）加米尼夫（羅森費爾 Rosenfeld），全去位了。李維諾夫雖然是猶太人，却不是政委。

政治部人選的支配是很巧妙的。他們交織成一種政治活動的網，其間權力支配的亭勻是再好沒有的。史氏一向孜孜矻矻地，運用他那慢的力量，使得一切的大權，全落到他個人的手裏，從政治部的組織，就可以看出他的努力的一班了。政委全是充任蘇聯中執委的，現在我們可以把政委的人選，個別的來分析一下。

第一是莫洛托夫。他是人民委員會的主席，換句話說，就等於各國的國務總理。他代表

政治部，集中注意於內閣的機能。莫氏又任勞工國防會議 SPO 的主席，這機關在蘇俄政府裏，占有絕大的勢力。

其次有加里寧。他是俄羅斯本部 P. S. F. S. R. 中執委會的主席，和蘇俄中執委會的主席，這地位等於一國的元首。他在政治部中是政府的代表。

再隨便數下去有陸長伏羅希洛夫。在政治部中，他代表紅軍。奧仲尼吉茲是重工業委員長，所以他擔任政治部的委員，也是很適當的。其它的政委有食糧委員長米高揚，運輸委員長加幹諾維治，和兼任協揆和勞工國防會副主席，有承繼莫洛托夫希望的楚巴。還有政委柯錫爾 Kossior 却是黨的幹部，他是烏克蘭的首領。候補政委柴達諾夫 Zhdanov 是列甯格拉黨部的首領，他是被暗殺的基洛夫 Kirov 的繼承人。東西比利亞的黨部首領艾凱 Eike 也是一位候補政委。還有安德里葉夫 Andreyev 和史達林一樣，也是一位黨秘書。

我們對上述的名字，只要注意一下，就可以發現兩個異點。就是（一）政治部裏沒有

密探部 G. P. U. 和外交的代表。(二) 政委除去六十歲的加里寧以外，大家都是比較很年青的。加幹諾維治是四十二歲，伏羅希洛夫五十四歲，莫洛托夫四十五歲，楚巴四十四歲，安德里葉夫和米高陽只有四十歲。他們平均的年齡是四六、七歲。在世界各國政府裏，這些人們的年齡，可算是最輕的了。(譯者按，本節所述係一九三五年情形。)

二 一位能幹猶太人

在一九三五年底，蘇俄最感到缺乏的，並不是麵包，住宅，印報的報紙或是紡織物，而是坐火車的車票。筆者有一位認識的英國外交家，因為買不到返回莫斯科的車票，竟然在克里米亞「拋錨」了好幾天。這原因就在史達林任命加幹諾維治 Lazar Moiseyvitich Kaganovitch 改革蘇俄的路政，以便於促進糧運和貨運的速度。加氏奉命後，他本着那一向道地的精神去幹。所以乘車的客人只好在等候，但是蘇俄每日貨運的速度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由二月份的五萬六千噸，到八月底却增加到七萬四千噸。

這鐵道運輸困難的原因，是由於機車的陳舊，里程的短少以及車務人員辦事的鬆懈。在一九三四的一年中，共計會肇事六萬二千次，有時並且演成極嚴重的慘案。凡是犯疎忽罪的工匠和扳道夫，一律均處槍決的刑罰。這種辦法更加使得一班員工們，戰戰兢兢，有時愈加要出事。加幹諾維治認為這不是辦法，於是索性把它取消。

史達林有一個脾氣，時常拿頂難的事，交給加幹諾維治去辦。爲了肅清特洛賓基派的黨羽，史氏任命他做莫斯科黨部的首領；在他的領導下，莫斯科黨部的機構，成功了蘇聯最強大的。他還有一件偉大的功績，就是建築莫斯科的隧道。一九三六年的秋天，史氏曾經派他去收集食糧。他於是率領了城裏的工人們和紅軍下鄉，把所有的小麥全收歸國有。

加氏的頭髮是黑的，嘴上留着鬍子，他生就強壯高大的個子，相貌很帶些幽默。他是蘇俄的雄辯家，並且像特洛賓基，具有吸人的磁性。在各政委當中，惟有他演說時常能引起哄堂的大笑。

他很具有突梯滑稽的天才。在某一次共黨大會裏，他發言攻擊各機關管理失當，和官

僚氣太深，以致作事沒有效率。他說，農業人民委員會裏設有二十九個局所，又劃成二百另二課。（聽衆：唔唔！）加氏接着說道，這還不希奇。每課全在管理着蘇聯全國的事務呢。」（衆笑）

加氏又描述某製繩廠裏有兩個職員，一個叫 Neoslaby (俄文，義為不怕煩) 一個叫 Prelestnikov (義為討喜) 一個在管理打結，另一個管理解結。他們一邊在打着，一邊就在解着（衆笑）……他說，政府裏還設有一個監察完成決議案的一課，他們對於五天可做完的事，時常用五個月去做完。這一課縮短的名稱，就等於俄文的 S. L. E. E. P. (睡覺) 一個字。加氏說到這裏，全場的聽衆又哄笑了。

還有關於設立旭日織物廠的計劃。據加氏說，這計劃曾經交五個人民委員會和局所去審查，又經過四十六課的核辦。那工廠接奉到十九起不同的，互相抵觸的訓令。這計劃經過了許多次修改，到末後那工廠索性不遵照任何的計劃，而自己去幹了。一九三三年的計劃，最後終於在一九三四年的一月四日被通過了，在時間上，可算只遲了一年另四個禮拜。

（衆大笑）

對於辦事沒效率，他是攻擊不遺餘力的。他說，有一次某機關要若干傢具，當中列有套狗的項圈一項，而主管機關所發下來的狗項圈，竟多得足以把那地方攏維所有的狗，從頭一直套到尾巴爲止。有時還有這種情形，譬如裝運好幾噸的油燈，而沒有燈罩，或是有了燈罩，而沒有油燈。

加氏說，這就是官樣文章的害處。

史達林跟着搶下去說，「於是這例行的公事，便可以存檔了。」

加氏於是發表他的結論：「中委會，各政委以及黨的領袖史達林同志們發表批評的用意，並不期待會議一閉幕，就算完事，倘使你們不用方法去完成黨部派你們去做的事，那末黨部就要代替你們去做了。」

關於加幹諾維治的經歷，那是很有趣的。它可以代表許多青年共黨黨員的生活。加氏於一八九三年生在烏克蘭，只進過兩年小學，以後便爲維持生活起見，當了工廠裏的工人，

又當過製鞍匠的學徒。一九一一年他加入共產黨，並且參加過內戰。他曾經在薩瑪拉 (Самара) 尼茲涅·諾夫戈羅德 (Нижи-Новгород) 和土耳其斯坦辦過黨務。一九二二年開始受史達林的賞識，充任烏克蘭共產黨組織主任。一九二八年史達林把他調到莫斯科。

在任交通委員長之後，加氏就把莫斯科蘇維埃主席一職辭掉了。但是他的其它兼職仍然很多。他是政委，蘇聯和俄羅斯本部的中執會主席團委員，工聯會執委和勞工國防會的執委。

加氏的妹妹，曾經和史達林發生過同居的關係，這一點也可以注意。

三 紅軍首領

蘇俄陸長伏羅希洛夫 (Klementi Eremovich Voroshilov) 是一個工人的兒子。和加幹諾維治一樣，他在六歲的時候，便在礦場裏工作。他從來沒有進過學校。他的些學識是從自修得來的。伏氏生於一八八一年，在一九〇三年便入了黨籍，所以他也是老黨員之一。

在兒童時代，他曾經因為不肯對一位軍官脫帽，而被拘捕過。從此他便成功一個活動論革命黨人。一九〇五年亂事中，他曾經充任過魯干斯克 Lugansk 工人代表會議的主席。

他和史達林同樣的度過地下生活，直到一九一七年為止。當烏克蘭內戰時，他首先組織紅軍游擊隊。最初他充任烏克蘭第五軍指揮，後來又調任第十軍指揮。一九一九年伏氏任蘇俄全國騎兵隊總指揮。一九二四——二五年充任莫斯科軍區司令。他曾經贊助史達林驅除特洛資基，於是史氏便任命他擔任軍事委員長。伏氏的鄉間別墅，和史達林的鄰近，他們兩人的交誼是很密切的。

伏氏是蘇聯最負人望的首領。他沒有野心，他不過問政治，並且具有很可親的人格。他生得很白皙，短短的身材，相貌倒像一位小天使。他不是陰謀家，不會構煽，也不是熱狂者和智識級階，然而他却很具理想：在各部長當中，他是最和藹可親的人。

蘇俄有這麼一個笑話：當特洛資基騎馬在紅方檢閱的時候，觀眾常高呼着：「好一位漂亮的人！」等到伏羅希洛夫檢閱，觀眾却叫道：「好一匹漂亮的馬！」但是在實際上，伏氏

在軍隊裏是極得人心的。他並不講嚴格的紀律，但是部下却十分尊敬他，因為他的行為公正，沒有門戶的歧見。他並且打得好槍，所以士兵們把這位長官，看得和他們自己一樣。

這紅軍的首領是一位忠厚人，對於機辯是不十分擅長的。在某屆共黨大會時，他在演講中提到了運輸問題的困難。他說，「那一種的困難大些，主觀或是客觀的嗎？無疑的，還是主觀的大些。他們包括無組織和缺少根本的紀律。我不知道這些話是否應該被看作洩漏機密……」（聽衆轟笑與鼓掌聲）

那口齒鋒利的加幹諾維治這時也在演講台上，他趕緊地插口道，「就算你是洩漏機密，但是我們在共黨大會裏，是沒有權力禁止人們暴露真相的……」

伏氏雖則嘴鈍，但是有時打諢起來，却很幽默。他曾經叫被罰做苦役的富農們做「開河道的英雄。」

在國防上他所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運輸問題。但是他能夠和加幹諾維治和裏共濟，沒有一些權勢的爭執，這是很難得的。蘇俄所以要擁有九十四萬的巨額常備軍，其原因之

一就是由於運輸的不便。實際上，蘇俄是擁有兩個軍隊的，遠東軍駐滿邊，歐俄軍却屯在波蘭的國界。這兩大軍隊全是有必要的，因為一旦戰事發生，以歐俄和西比利亞間距離的遼遠，再加上鐵道運輸制的缺少效率，那末就是要徵調一師人從一個陣線，到另一陣線上，也是需時很長的難問題。

紅軍是全世界最精良的軍隊之一。它的人力十分充足，而且精神煥發，配備齊全，將領的人才，也是很出色的。它的機械化的程度，可以說是在歐洲任何國家以上。在一九二九年，紅軍機械化的馬力，平均每人是二·六；到一九三〇年增加到三·七；一九三三年又增加到七·七四。這數字已超越了英法，甚至超過了德國。據伏氏講，紅軍的士兵百分之七十全是技術人員。

四 最機警的現代外交家

這個人是歐西外交家拔不出的——根肉裏刺。這人有膽力去出席裁軍會議，而能真正

的提出裁軍的建議。在這幾年來，他已經成功了一位穩健的人物——胖胖的個子，整飭的儀容，而且明達世故，在外交家中，有這樣充實的識見——所以一般人很容易忘掉了他的出身，和他早年的行動。李維諾夫 Maxim Maximovitch Litvinov 並不是他的本名，他的真名叫瓦拉克 Moyshev Vallakh。至於他前後的化名，却有以下的一大串：Papasha, Feikei David, Mordecai Finkelstein, Litvinov, Harrison, Luvinje, M. G. Harrison, Gustav Graf。

李維諾夫是現代外交家當中最機警的一個。他於一八七六年生在現隸波蘭的比亞里斯托克 Bialystok 的地方。他生在一個猶太的布爾喬亞家庭當中，曾受過正常的中學教育。他又曾被拉夫，在帝俄軍隊裏服役，當過五年的小兵，這件事知道的人是很少。他得着了軍隊的練訓以後，就投入革命黨。一九〇一年他被逮捕，充軍到西比利亞。幸虧那時候他的身體矯健，在發配的中途溜脫了。他一逃就逃到瑞士，在那裏認識了列寧。一九〇三年，他加入共黨。

在一個很長的期間裏，他的生活和史達林的是一樣，充滿着革命的冒險，越獄，有耐心的研究和準備，蹈犯法網等等有聲有色的行徑，足可以作為一本電影的資料。後來他又潛回俄國。當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失敗後，他奉命私運軍火到瑞法爾 *Reval* 附近的那爾根島 *Nargan*，把軍火儲藏在一個秘密的棧房裏。

一九〇六年是他生活中一個比較安定的時期。那時他住在聖彼得堡，充任「新生活」報的編輯。一九〇七年他冒險的生活又開始了；黨裏派他到外國去脫售史達林一班人在提弗里斯銀行裏搶來的一批證券。李氏帶了大批的贓品到巴黎，設法把它們賣掉，但是即刻就被法國的警廳捕去了，他受到驅逐出境的處分。於是他去到倫敦，和列寧同度流亡的生活。他居留在英國大約有十年之久。中間曾經幾次回俄，作短期的勾留。

這時李氏的生活是二元的。在白天他是一家印刷所的雇員，過着一種布爾喬亞的刻板生活；閱讀稿件，校對和做帳；一到天黑，他却成功一羣亡命徒當中的哲學家 and 革命的志士了。從印刷館出來以後，他又充當德國電氣軍火工廠西門子公司 *Siemens-Schuckert*

Co. 的採辦員。他的麵包和牛油的食物是從工作上得來的，但是供給他精神食糧的，却是列甯。

當一九一七年蘇俄革命爆發以後，李氏立時就被任命做蘇維埃駐英全權代表。一九一八年八月李氏被英當局逮捕，作為那時在莫斯科被逮的英間諜洛克哈 (Bruce Lockhart) 的人質。洛克哈被釋放後，李維諾夫也回到蘇俄，充任外交委員 a member of the Collegium of the Narkomindel。他在齊吉林 Chicherin 的手下，充任外次，一直到一九三〇年為止，後來便升任外交人民委員長。

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三五年中間，李維諾夫不斷地在旅行和作外交的談判。關於他的行踪和所締結的條約是說不勝說的。一九一八年他去瑞典，一九一九年去愛索尼亞，一九二〇年去丹麥，一九二一年重訪愛索尼亞，談判戰事善後條約。一九二二年他任出席幾諾亞和海牙會議的蘇俄代表，並且和美國救濟委員會締結協定。一九二五年他與德國和挪威締結商約，一九二六年他開始在日內瓦裁軍會議裏，初試鋒銜，引起了歐西各國的非笑。

與憤怒，最後更博得他們的敬重。一九三三年他去華盛頓，談判美俄復交；一九三四年，他又把蘇俄引進了國際聯盟。

李維諾夫是個大胖子，他說英語的時候，帶着很重的外國音。他的外交手段的特點，在能一面維持強硬的立場，而另一方面，在談吐的當中，却含有彈性，並且能措詞得體，他這種本領，在現代的歐洲外交家當中，是很少人能夠及得的。因為他具有能屈能伸的外交手腕，所以在日內瓦每次開會的時候，各委員會漸漸地歡迎他參加，請他去排難解紛。

當一九一五年，李維諾夫在倫敦亡命的時代，他和英國羅爵士 Sir Sidney Low 的姪女阿菲女士 Miss Ivy 結了婚。所以當李氏正式招宴外賓的時候，他的夫人常代表了政府，坐女主人的席次。可是這位英國太太，却是於他不利的。幾年前，他的夫人替柏林某報寫了一篇文，稱讚柏林市街的寬闊和整潔，以及鋪面窗飾的鮮明等等，在蘇俄國內曾經引起小小的風波。莫斯科各報全指摘李維諾夫的家中，窩藏着一位布爾喬亞。

李維諾夫勸美時，曾經從華盛頓打電話給他在莫斯科的夫人。從這通話中，我們可以

看出李氏家庭的生活是愉快的。

李： Hello

菲： Hello，親愛的，你說的話，聽得清楚極了。

李： 你慢慢的說，好嗎？

菲： 喂，你在那裏？

李： 在白宮……羅斯福總統叫我問候你。

菲： 謝謝，請你替我問好……媚霞想對你說一句話。

李： 阿霞也在你身旁嗎？ Hello，阿霞，你的功課怎樣？

霞： 很好。爸爸，您好？

李： 莫斯科天氣怎樣？

菲： 美麗得很，正在雪後……代表團全好？

李： 是的。

菲：我們幾時可以見面……

李：愛和吻。再會。

李維諾夫在國內的地位，沒有在國外重要。政府對於他，只是看作一位技術家，幾乎和一位工程師一樣。因為他深諳國際問題，和具有談判的技巧與經驗，所以他成功了一位不可少的專門人才。前面已經說過，他不是政委。事實上，他充任共黨的中央委員，還是一九三四年二月第十八次共黨大會裏決定的。（蘇俄中委共七十一位）但是當一九三六年，他六十歲生辰的時候，蘇俄政府會頒給他一面列甯勳章。這勳章在蘇俄，是最高的一個榮典。

五 蘇俄婦女

李維諾夫的夫人是不足以代表蘇俄的婦女的，因為她自己沒有工作。從前史達林的夫人是工作的。其他要人的夫人以及許多獨立的婦女，都是有事業可做的。智識界的婦女很容易找到事做，這是歐洲其它各國所沒有。

羅森戈爾茲 *Rosengoltz* (對外貿易委員會主任) 蒲伯諾夫 *Bubnov* (俄羅斯邦教長) 和克里倫科 *Krylenko* (法長) 的夫人全是有職務的。蒲夫人是托格沁商店 *Torsin* 的女售貨員。蘇俄主席加里寧的夫人是諾伏西比爾斯克國家農場的經理。莫洛托夫的夫人寶琳女士 *Pauline Semionova Zhemchuzhna* 是脂粉口紅廠的廠長。

列富的未亡人克魯勃斯加亞女士 *Nadiezda Kroupskaya* 直到現在，還住在克里姆寧，從事工作；她是俄羅斯邦的教育次長。雅珂美麗娃夫人 *V. N. Yakovleva* 是該邦的財政部長——這職位是非常繁重的。伏羅諾娃女士 *Pelegiya Yakovlevna Voronova* 是蘇聯輕工業副委員長，她以前是一個紡織女工，自從一九一七年就入黨了。還有一個自從一九〇九年便入黨的女工尼柯萊娃女士 *Klavdiya Ivanovna Nikolaeva* 却已做到共產黨中委會宣傳和民衆工作部的主任。至於柯蘭泰夫人 *Alexandra Michailovna Kollontay* 却是駐瑞典的蘇俄公使。

除去至好的朋友集會以外，蘇俄要人們向例是不帶夫人出外酬應的；因此她們很少

請客，或參加正式宴會的事情。除去本人有能為以外，婦女們是不參加社交的活動的。外來的人們很少能夠看見加幹諾維治或是伏羅希洛夫的太太。他們夫婦間的結合，甚至並沒有經過正式的結婚手續。大家對於婚姻這件事，都隨隨便便。在共產黨的名人錄裏邊，關於配偶一項，是不被看作重要的。

六 農民問題專家的元首

加里寧 Michael Ivanovitch Kalinin 於一八七五年生在提佛省 Tver，他是農民的兒子。在十六歲上，他因為生活的緣故，投奔附近一位貴族，充任馬廐裏的小使和跟隨。後來他轉徙到了聖彼得堡，在一家工廠裏做工。一八九八年他入了黨籍。現在他是全聯中執委會的主席，他在蘇俄的地位，是等於一國的元首。

他的名位上的尊榮，超出了他的實權之上。但是一般人對於他的勢力——尤其對於史達林個人——往往是忽視了；他的意見是很有力的，特別是關於農民問題。加里寧本人

就是個農民，他仍然還穿着農民的衣服，所以關於農民生活問題，他是一個權威，而農民們也信任他。當外國使節呈遞國書的時候，一向是由加里寧，以元首的資格，予以接待的。

列寧逝世的凶耗，即由加里寧正式發表。美記者杜蘭泰氏 *Duranty* 曾寫過一篇記事，記加氏當時的演詞，以及他所引起的情緒，實在是一篇不朽之作。

七 「沙皇的兒子」

當筆者一九二八年在莫斯科的時候，莫洛托夫剛任政委不久。大家對於這個名字，多是很陌生的。他是一位專辦黨務的人，是史達林的心腹，他在政治部裏的職責，就在監視黨務。蘇俄開國時候的要人，像賴柯夫 *Poykov*，布哈林 *Bukharin* 和托姆斯基 *Tomsky* 全次第凋零了；在一霎眼之間，這位不甚知名的莫洛托夫竟充任了人民委員會的主席，（和各國的總理的地位相等）一直做到了現在。

莫氏的前任，如賴柯夫是曾受過大學教育的；而莫洛托夫却中學也從來沒有進過。如

布哈林是一位才華英發的理論家，雄辯家，和政論家；而莫洛托夫却正如列甯所說，是蘇聯的一個最好的記室人才。但是史達林對於用人，是胸有成竹的。他所以喜歡莫洛托夫，其間有好幾層原因。第一，莫洛托夫和史達林一樣，在帝俄黑暗時代，他是留在國內，作秘密活動的，他從未企圖苟全，流亡到外國。

「莫洛托夫」這個名字，和史達林的一樣，也是個假名字；這字的意思，當「鈍子」解釋。他的真名是史克里亞賓 *Vlacheslav V. Skriabin*。莫氏生於一八九〇年，是一個工人的家庭出身，一九〇六年入黨，一九一七年二月，他充任彼得羅格拉蘇維埃總爾希維克派（大多數）的主席。從那時候起，他就得到史達林的完全信任。將來史達林死後，莫氏或能超越加幹諾維治和伏羅希洛夫，而取得繼承的地位，也未可知。所以一般人常在背後叫他做「沙皇的兒子」*the Czarvitch*。

他生就很寬廣的前額，他的相貌和行動，很像一位法國的醫科教授——十分的有秩序，精密，精帶一點書獃子氣。大家有時瞧不起他，其實他並不是他個，而是一個極聰明而有

勢力的人物。莫洛托夫是不茹葷酒的。史達林時常交給他做許多尷尬的工作。舉一個例子說，史氏曾經叫他宣布，在蘇俄大災荒以前，農民們共計私下屠宰了多少匹牲口和豬。

八 重工業委員長

奧仲尼吉茲 Grigori (Serge) Konstantinovich Ordzhonikidze 是喬治亞人，是史達林的心腹，重工業委員長。奧氏生於一八八六年，曾經在提弗里斯進過小學，一九〇三年入黨。他所管的一部，正當着五年計劃的重心，因此他比較旁人，更容易遭遇到妒嫉。而他部裏的駢枝機關，也的確比其它的機關衆多。他常感到專家的缺乏和人才的短少。除了伏羅希洛夫以外，他是史達林手下一個最孚人望的人物。在某次他被流徙到西比利亞的時候，娶了一個埃斯基摩的女人。一直到現在，他們還在一起。他和伏羅希洛夫很要好。組織的工作是他所擅長的，他充任過許多重要的職務：勞工和農村視察委員，內閣副主席，全國經濟最高會議主席，黨務管理委員會主席。

九 政論家拉狄克

和奧氏的人格與經歷完全兩樣的是拉狄克 Karl Bernardovitch Radek。拉氏是蘇俄最有名的國際問題評論家。一九二五年因為托派的關係，他被開除了黨籍，直到一九三〇年方才開復。他雖然不是政委，但是對於政治部的勢力，却很不小——關於國際問題，史達林是時常和他研究的。拉氏是波蘭人，一八八五年生在加里西亞的里伏地方 Lwow Galicia，遠在一九〇一年，他已經開始黨的活動了。在俄國經過許多磨練以後，他於一九〇七年遷居到柏林。他在那裏和魯森培氏 Rosa Luxembourg 組織了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的左翼。他並且在瑞士、柏林和斯托哥爾摩各地，為國際共產主義而奔走。

十 其它的人們

蘇俄領袖們的經歷，大概是如出一轍的；他們年幼的時候，都是貧苦出身，自己研究些

學問，苦力工作，從事革命的活動，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備嘗着刑罰之苦，到革命以後，方才獲得成功，其間不知吃盡了多少辛苦，傾心於革命的運動。這種值得注意的人們是很多的！——不過他們的經歷，只是大同小異，所以在這裏，只好作幾個簡略的介紹：

政委安德里葉夫 A. A. Andreyev 是一位少壯人物，今年（一九三五）剛四十歲，他並且是秘密黨之一。自從一九二二年起，他便擔任中委。他的父親是一個看門人；他本人只上過兩年學。

蒲伯諾夫 Andrei Sergeievich Bubnov 是紅軍的教育主任。現在紅軍裏的文盲，只占百分之一，這可以看出蒲氏的成績了。機匠出身的楚巴 V. V. Chubar 自從一九〇七年便入黨，他現在是內閣副主席。候補政委艾基 Robert Indrikhovitch Etkhe 是農民出身，在船上當過火夫，並且做過礦工和鎖匠。政委兼食糧人民委員長米高陽 Anastasi Ivanovitch Mikoyan 是亞米尼亞人。他是提弗里斯的一個苦力的兒子。

拉特維亞農民出身的盧祖德 Y. E. Rudzutak 會經常過政委，現在是候補委員，但

是他仍然和史達林很接近。他以前曾在機件工廠裏當過機匠。還有候補政委，從一九〇四年就入黨的老黨員普斯台歇夫 P. P. Postyshev 却是個電氣匠。烏克蘭首領柯錫爾 Stanislav Kossier 也是一個苦力。蘇俄是一個勞工國家，所以一切是由勞工主持的。列寧格拉的黨務首領柴達諾夫 Andrei Alexandrovitch Zhdanov 是一九一五年入黨的。他生於一八九六年，他的父親是教員。最後，還有五年計劃的主持人，國家設計委員會主席曼茲勞克 V. I. Mezhlank 也是一位值得提起的人物。他的助手奧辛斯基 V. V. Orskii 是一位出色的經濟學家和組織人才。他們現在還沒有入政治部。和藹可親的曼茲勞克尤其是蘇俄的要人之一。

十一 恐怖的 political 密探

敘述「該派伍」G. P. U. 的文字，有許多盡是瞎說。當然它在蘇聯革命演進過程中，曾經執行過許多恐怖的行爲，而密探制（該派伍）的確是一個恐怖的工具。對於這機

關的性態，史達林自己曾下過一個確切的定義：

「該派伍」是蘇維埃政府的懲處機關；它多少有點像法蘭西大革命時代的公安委員會。它所懲處的人們主要的是間諜，陰謀家，恐怖黨人，盜匪，投機者，和作偽贗造的人們。它的性質大約像一種軍事和政治的法院，它設立的用意是爲了保護革命的利益，不要受到反革命的布爾喬亞，和他們的細作們的攻擊。

（見「列寧主義」書第一冊四一九頁）

我們可以注意的，就是「該派伍」不但有逮捕的權力，並且如史達林氏所承認的，它還可以懲罰。它是法官，陪審員和劊子手三位一體的一個機關。它所具有的特權，不是蘇俄其它機關所能及得，它時常有越軌的行爲。

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不只是一種政治警察的組織。關於它的活動，很有許多戲劇化的傳說。它不僅是從事間諜工作和暗殺奸宄的機關。「該派伍」機關約計有精選的壯丁約二十萬人，在一種意義上，它可以被看作紅軍高級的幹部；它也做保衛邊境，警視鐵路軌道

的工作。大概在整個的機關裏，只有百分之五的人是從事於密探工作的。

蘇俄對於恐怖手段，認為是具有社會的目標的。據鮑爾希維黨人的說法，以為寧可誤殺幾個無辜的人，比較于冒發生反革命的危險，還要來得好些，因為在後者當中，也許要死亡幾千或是幾萬條人命，並且足以顛覆蘇維埃的試驗。俄國人是抱着東方人的觀點的，他們忽視個人的生命。我們並且不要忘却，鮑爾希維克黨人是熟知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的教訓的，當時曾經有三萬黨人被反革命派所解決。

凡是蘇俄的人民，只要在一九三二年以前不是一個富農，而且現在也不是一個顯著的反革命派，那末政治密探是不會注意到他的。黨員的畏懼密探，時常還要比非黨員厲害些。密探們時常監視着黨內的同志，考核他們的思想 and 態度，比較對黨外的人，更來得認真。但是倘使一個人是屬於干禁的階級，那末他是一定要倒霉的。

「該派伍」的第一任首領，是列甯的朋友，叫蘇秦斯基 Dzherzhinsky。他是一位很精幹而熱狂的波蘭人。他具有神秘的警察天才，可稱為現代一個特出的怪人。他死後的繼

任人物叫曼泰斯基 Menzhinsky，是一個較平凡的人物。曼氏死後，又由雅戈達 G. G. Yagoda 繼任。

十二 史達林奈何他不得

雅戈達是善於牽線和蠶緣的人物，他抱着極大的野心，而且很不易駕馭。他是一個鐘錶匠，自從一九〇七年便入了黨。在各部委員當中，他是最可嫌的人物。在「該派伍」初創立的時候，他就在裏邊辦事。史達林並不特別賞識他。據美記者費希爾 Fischer 的記載（見一九三五年五月八日與十五日紐約「國民」週刊載基洛夫遇刺內幕一文）史達林是很惡嫌他的，他不願意任用雅氏，雅氏的委任只是出於勉強。不錯，史達林的權力是萬能的，然而有的時候，他也不能不任用他所不願意的人。

克里姆林方面，對於「該派伍」也看作一種討厭的東西，它有時用很笨拙的手段，逮捕外國工程師，並且用殘酷的手段去屠殺有破壞嫌疑的教授和智識階級，以致引起國外

輿論的責難。波蘭有一個著名間諜，叫柯那爾 Konar，曾經在蘇俄活動了好幾年，尤其令人驚異的，就是他居然做到了蘇俄的農業副委員長，而密探部卻沒有能早先發覺。史達林雖然勉強任用了雅戈達，但是却縮減了「該派伍」的權力。因此在一九三四年七月十日，史氏下了改組「該派伍」的命令，把它的權力，大大的予以限制；「該派伍」的名字也不存在了；此後再不許它有不審問而處決的權力；這機關的名稱，被改做了「內務委員會」。

十三 基洛夫大暗殺案

「該派伍」改組後的六個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史達林的好友基洛夫 *Sergei Mironovitch Kirov* 被一個共產黨青年所暗殺了。基氏是政委，又是列寧格拉的黨務首領。這是一九一八年女刺客咖勃蘭 *Fanny Kaplan* 行刺列寧以來的第一件大暗殺案。「該派伍」乘着這個機會，便又開始活動。

史達林聽得這個消息以後，便帶了伏羅希洛夫，趕着最先開的一列火車，到了列寧格

拉莫斯科大為震動，全國的人心也恐懼了起來。那行刺的兇手並不是「白俄」而是一個共產黨的黨員，叫做尼科萊夫 Leonid Nikolaiev 的。這案件發生後，列寧格拉的「該派伍」首領們，因為失察的罪，被看守了起來，兇手經詳細審訊後，和其它的十三名嫌疑犯，一起全被槍決。

這件兇殺案的動機，是夾雜着個人和政治的因素在內。原來尼科萊夫在某次清黨的時候，曾經被開除黨籍，但是不久又被開復。他是一個急進的理論家，他對於社會主義漸漸發生不平等的現象，曾經提出熱烈的反對。（此節容後再述）此外他和基洛夫間還有個人的嫌隙，因為基洛夫曾經和他的妻子睡覺。尼科萊夫對於這件事，假裝作不知，而以個人的升遷，作為一種交換的條件。但是基洛夫却不履行諾言，於是尼科萊夫使用槍把他打死了。

基洛夫是一個非常的人。在嬰兒的時候，他便失掉了母親。據說，他是吃母猪的乳汁養大的。他生於一八八六年，從小就住在孤兒院。他入黨是在一九〇四年。革命發生以後，他便

做了史達林最信任的心腹。史氏派他在列寧格勒，從事肅清齊諾維夫的黨羽。他，有鐵警狠辣的手段，有動人親感的魄力，并且粗中有細，很有領袖的風采。基氏的慘死，實在是一個大的損失。

十四 死灰復燃

自從基案發生後，「該派伍」又重新活躍。它名義上雖然仍叫做「內政委員會」，但是精神上，仍舊和以前的「該派伍」一樣。除去所謂的尼科萊夫的從犯十三人以外，其餘被內政委員會立即處決的還有一百另三人。當局方面並沒有借口，說這一百另三人和基案有什麼關係。不過他們也不是隨便在街市裏濫捕來的無辜男女。當基案發生的時候，這些人全在監獄裏。他們有的被控陰謀暗殺史達林，有的被控是替外國當了間諜，總而言之，是一些有罪的人。

雅戈達迅速地利用了這個機會，排除了好幾個自己的仇人，包括開除黨籍的以前黨

中的要人葉努吉茲 Yenukidze。葉氏也是喬治亞人，他最初曾指導史達林幹革命的工作。他在當中委的時候，曾經運用他的權力，赦免尼科萊夫所犯的一件輕微的罪名。據蘇俄當局的想法，倘使沒有這件事，那末尼科萊夫或許還在西比利亞，斷不會有行刺基洛夫的事，那末他便可以不死了。

史達林又乘這機會解散共黨元老會。這機關是一九二二年列寧的朋友們所組織的。會員盡是有十八年以上的革命歷史的老黨人。這班人都是些急進派，時常給史達林許多的刺激。史氏借這次的大暗殺案，正好下手來解決這些問題。他按照希特勒六·三〇血案的手段，採取了雷厲風行的步驟。

在各處監禁中的那一百另三人便老實不客氣的被槍決了，作為對全國所下的一種警告。叫大家知道在每次暴行發生以後，政府便將立即施行報復的手段，使得暴行可以因此不再發生。除槍決上述的一班人以外，政府又把一九三二——三三年殘餘下來的幾千「階級的敵人」通共全流徙到西比利亞。「該派伍」這時更來了一個思想上的武斷，派

定尼科萊夫曾經代表過左右傾的兩種思想。據說尼科萊夫曾經和駐列寧格拉的拉特維亞國的領事和白俄等有關係。同時共黨的左派領袖齊諾維夫和加米尼夫所有的一切職位也被褫奪了。他們和尼科萊夫是一點關係沒有的。但是他們也被判有罪，永不敘用。他們的墳墓，在那時已經掘成。

十五 誰有繼承的希望

史達林原來是期待基洛夫做他的繼承人的。他死之後，有繼承資格的現在似乎只有加幹諾維治，伏羅希洛夫和莫洛托夫三個人了。這三個人沒有一個是可以滿意的。加幹諾維治是猶太人，伏羅希洛夫的方面太狹，莫洛托夫的人格又欠偉大。

倘使史達林一旦死了，繼承他的大概是黨，而不是任何個人。各領袖間互相爭鬭的事，像列寧死後的那種情形，完全是可能的，但是絕不會顛覆共產黨的統治，共黨的紀律很嚴，關於重大問題，黨裏的態度是一致的。史氏沒有一個有資格的繼承人，像德國的高林將

軍對於希特勒的一樣。這原因是在蘇俄的制度，不許有野心的人們達到顯著的地位。黨是一個偉大的壓力。將來史達林之死，對於蘇俄政府的影響，正如列寧死時的影響一樣，是沒有重大的關係的。蘇俄的政權仍然將維持不替。

第三章 新俄印象記

一 俄羅斯特徵

就大體上說，蘇聯最足引起反感的事物，是俄羅斯的特徵，而不是共產主義的特徵，例如兇殘，遲鈍，技術的粗糙，間諜，官場的具文，污穢，退化和政治缺乏效能等等。

筆者在七年的曠別後，於一九三五年夏天，重游莫斯科。我覺得莫斯科仍然是歐洲一個最有生氣的都市。在蘇俄國境之外，歐洲是被神經質的瘋狂所擁抱了，它是輕佻和色狂的交流；這舊陸充滿着腐化，那種自殺的，在夢魘中趨向毀滅之途的傾向，似乎無法加以控

制。拿那沉悶的，潮熱的，歇斯底里的，德國來比較一下，我們在蘇俄可以發現秩序和一定的方向；而不像西方民治國家的那樣徬徨和胡混，那裏有的是明晰的腦筋和透關的見解。

下列的感想，料想是久別後再度游俄的人士所能共同感到的吧：

第一，生活程度是大見提高了。它雖然比不上任何西歐的國家，然而却可以令人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人們的衣着也整齊了；店舖裏的貨色也充實了；吃的東西也豐盛了；街道上有的的是汽車——甚至管制交通的紅綠燈也有！當一九二八年，汽車在莫斯科街道上，是稀罕的裝飾品。但自從一九二八年，起，高爾基汽車廠已經有十萬輛福特卡的出品。

第二，人民不僅在外觀上有進步，就是他們的精神也提高了。文化公園裏擠滿青年的男女。他們穿着鮮明的衣服，一個個全是神采煥發。這公園裏最受歡迎的玩藝兒是：（一）跳航空傘，（二）溼氣試驗室，（三）木板舞場。筆者曾經在露天劇場看過「卡門」一劇的表演，場中的觀眾有二萬人，劇場上有活馬十八匹和一頭死牛。而演員和觀眾間的互相應答，尤其是一件極饒興趣的試驗。

第三，觀察者有一種普遍的印象，就是純粹的革命活動的進步，是紆緩下來了。革命是過去了。政權是穩定了。有一位消息靈通的朋友向我說，蘇俄已經成功世界上最沉悶的國家；一切全有預定的計劃和表格，是完全可以預料得到的；它一切包紮整齊，倒好像一隻布包的火腿一樣。

緊跟着的第四點，就是蘇俄逐漸地演進成功一個國族的國家。我們知道，蘇俄在革命後，正式規定的國名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U. S. S. R.——這名稱是極富於深刻的向心力的，這標揭的名字，指示蘇俄是永久可以向外擴張的，他可以和其他的國家合併。但是現前的勢力，却是逐漸地趨向離心。俄國正在努力照顧他自己。他們雖敢紅軍為國際無產主義而戰，但是他們第一要保衛的却是蘇俄祖國。十年前，在蘇俄是找不出「愛國」這字眼的。現在却有了。甚至於「真理報」的社評裏，也討論到「俄羅斯祖國」。第五，可注意的是，蘇俄的適存能力。蘇俄是經過重大內亂試驗而能存在的唯一現代的獨裁國家。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全還沒有遭遇過這種重大危機，雖則東非一役，很可以算

作墨索里尼的嚴重試驗。蘇俄農民的反抗工業化是非常嚴重的。蘇俄已經度過了十七個可怖的年頭。雖然有內戰和兩次的大災荒，但是自從一九一八年以來，蘇俄的人民已經增加二千三百萬，現在每年的增加率大概是三百萬。換一句話說，蘇俄在一世代以內，在他現在的國境中，全人口可以達到二萬萬之衆。

二 甚麼是五年計劃

所謂五年計劃，拆穿了講，并無所謂五年計劃。事實上，蘇俄的一切經濟，盡是按照一種有計劃的步驟進行着，內容是無有止境的；他們有一套套銜接着的計劃，而以五年作成一期，誠如美記者杜蘭泰氏所說，只是爲了方便起見，其實它只是鏈索中的一環而已。

這計劃并不是某一個人發明的，雖則史達林常喜歡自吹自擂地講，他遠在一九二一年已經向列寧上過一個電氣化計劃的條陳。它是按照蘇俄體制的性質，而自然地，不可免地長成了；它的施行，却由漸而來，就是消息極靈通的各駐俄記者，一直等到第一計劃進行

了好久，方才知道有這麼回事。如果我們一定要歸功於任何個人的話，那末發起這理論最有功的，大概應該數奧辛斯基；而實行最力的，却是「蘇聯第一能人」曼茲勞克。

第一五年計劃的結果，據史達林的宣佈，已經完成了百分之九三·七。他所指的是工業方面的結果，大概是有些誇大的成分在裏邊。然而就這樣，也不能不數它是空前的絕大努力；這唯有美國拓邊時代，差可以和它比擬。在四個年頭當中，工業的生產增加了四倍，這實在是「難以超越的傑作」。鋼的生產，在四年中增加了百分之四十，生鐵百分之八十，拖重車，汽車，工程業，航空等等，却是從無中生有。在西比利亞的草原上，憑空地豎起許多嶄新的城市，或者烏拉區，如麥格涅托戈爾斯克 *Magnitogorsk* 大工業區的造成，大概可以奪歐洲產鋼城市的首席。他們輸入了大宗的機械，使得他們以後在每一五年計劃中，總可以不用或極少用外力的援助。各種礦業全在開發了——結果蘇聯已成爲世界擁有黃金準備最多的第三大國。失業是完全絕跡了。尤其是這一切成績的作成，正在各資本國家蒙受空前的經濟蕭條的時代。

在政治上，這計劃也有重大的結果。它幫助蘇俄成功了一個強大的國族，把國家的重心向東方挪移。這個計劃的目的，便是把一個大體上是農國的國家，弄成工業化。最妙的是最大的礦業的蘊藏，全埋在以前人跡不到的地方，堆在西比利亞遙遠的角落裏。新俄的心臟在這裏鼓動了起來——在地理上是不毛的土地。從軍事的角度去看，這是極重要的。

當然這計劃的代價，是不能不高昂的。億萬的人們瀟着肚子，達到了兇殘的飢餓層的頂底。只爲顧了工業的價值，把人的價值儘抹煞了；當人類起來抗拒時，就被毒辣的毀滅。共黨裏有句口號是：「第一五年計劃是一個『消費展期』的時代。換句話說，就是把犧牲放在給足的前面。並且，這計劃的成就雖然是偉大，但它並沒有能生產出充分的物質，可以給人民滿足。國內生產是綿密化了，然而蘇俄仍然是世界的最大市場。」

在現正進行的第二五年計劃中，進行的速度已大見弛緩了。第二五年計劃沒有像第一個那們被大吹大擂。它企圖集耕制在一九三七年底完成，它毋寧注重消費品的生產，而非重工業的生產，藉以輕減某種事物如洋釘，手紙，麻繩，烹飪器，泥木匠用品，科學與藥品的

供給，皮鞋，五金貨品等等迫切的需要。它更希望使得城市的食糧能增加一倍，并且叫另賣物價能輕減百分之三十五。而尤其要向蘇聯當局祈禱的，便是增加住房的數量，莫斯科和較大城市的住房情形，真是天曉得，這是蘇俄的污點——凡是老實點的蘇維埃同志們，都承認這個。

三 經濟政策的矛盾

蘇聯經濟的基礎是，「生產是爲了利用，而不是爲牟利。」「各人都應該按照他的能力去工作，按照他的需要而給酬。」共黨把自己看作一種中央的組織，有權按照上述的程式，在全國分配工作與報酬。它從工農方面毫無惻隱地攫取了他們的利潤——例如美記者尼克伯克所估計的，蘇俄政府對糧食上所賺的利潤是百分之一千——但是這些利潤仍然是要歸還到事業上去的。私人賺錢是不許的。唯有按照黨的決定，予整個的國家以利息。黨員爲了他們的工作，只接受名義上的經理的酬報。這酬報是極非的，黨員的所得，遠

不及他們所雇用的非黨籍的專家。他們的理論是把生產的一切成果，聚集在一起，為共同的利益，而予以重分配。政治的民主是被消滅了。然而經濟的民主——在理論上——是完成了。

在實施這種辦法時，同時為了因應權宜計，更不得不作某種的讓步，於是便發現了若干的矛盾。把這些矛盾一一列舉出來，是住在莫斯科的人們的一種絕妙的消遣法。

例如，蘇俄的公民是可以承受私產的，但是法律却限制，惟有死者的直接子嗣，或是因婚姻或過繼而有直接關係的人，方可以做繼承人。對於十八歲以下未成年的人，是不許取消他的繼承權的。立遺囑的人，如果願意——這事是罕見的——也可以把遺產贈予國家。蘇俄公民是可以保持住宅的財產的——這一點一般人不知道吧——然而都有極嚴格的限制。在城中或者鄉下購置小的住宅是可以的——如果有人願買的話——這可以看作購主絕對的私人財產，但是一個人却不能購置一所以。蘇俄的土地是國有的，它是國家的財產，所以不許購置。

一個蘇俄公民是可以購買合作村裏的一座寓所的，但是倘使他「犯罪，作違法的私人買賣，或是當教士或反革命」時，都可以把他驅出。還有很少的時候，他可以向市政當局租借土地，以供建屋之用。

在向當局呈報登記以後，一個蘇俄公民也可以置備一所藏書室或是蒐集藝術品。個使他有錢，也能購買一輛汽車。他可以置備帆船，游艇或是小輪。就理論講，他也可以購備飛機，可是在事實上，却不可能。

雇用僕役，甚至也在容許之列。蘇俄公民可以雇人當僕役。如果辦私人營業，而雇用人工（例如鞋匠可以找一個幫手）那却是冒險的事。遇見這種情形，他的營業必須繳納重稅，使得他無利可圖。有專業的人如醫生或律師，如果不在公家服務的，也可以私人執行職務。

一個人能受多少薪給，或是能居積多少資本，在理論上，雖然沒有限制，但是除去買公債以外，更沒有投資的機會。這些公債和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一樣，也是有利息的，而且利息

很高，可以合到八厘。當局對於儲蓄銀行是很鼓勵的。在一九三五年，蘇俄全國的存款人不下四千三百萬人。銀行的利息，自八厘至一分不等。

最可注意的，在掙錢的能力上，是很有顯着的分別的。電影攝製廠 *Sovkino* 的看門人每月大約只拿一百五十盧布，而明星却可以得一萬五千盧布。各廠有散工可做，藉以鼓勵生產。美術家或是文人在蘇俄也可以得着很大的報酬，然而那些紙盧布，却沒法去使用。著名劇作家希克瓦金 *Vasily Y. Shkvaikin* 曾寫了一本布爾喬亞的喜劇「另一個男人的孩子」，那劇本會哄動一時，他在一九三四年，曾得着了千萬盧布的版稅，滑稽報「小光報」*Oganok* 的編輯庫爾卓夫 *Michael Koltzoff* 據說每月有薪金三萬盧布。蘇俄大報「消息報」對於每篇小品文的報酬是五百盧布。

但是，我們應該注意，上述的優厚報酬是極其少有的例子。蘇俄人民掙錢的能力，按照他們藝術或是專門的本領而異，但是多少的距離比較上是很近的。像英美工廠廠主和廠中雇員收入的那樣懸殊，在蘇俄將認為不可思議的事。在一萬六千五百萬的蘇俄人民當

中，每年能有美金二萬五千元收入的，大概還不到十人。

關於這「社會主義不平等」問題，其中有兩大重要因素，不應當忘却。

一、在蘇聯沒有任何個人可以管理生產的方法。一個人雖可居積或轉移財富，但不能握有生產財富的方法。

二、不許人利用勞力，以榨取私人的利益。公債雖然付息，但是這種利息并不代表利用勞力所發給的私人紅利。

我們很容易看出，上述的那些保障是十分有力的，所以史達林對於那一些矛盾點，儘可以放心，因為這些儘能影響到比較的少數人。事實上，那些矛盾辦法是有意的用來促進生產的。

四 一些反動趨勢

大概因為五年計劃熱烈進行中的一種寬弛的結果，蘇維埃主義的價值，現在有許多

點，正予以重加估計。據現在看起來，蘇俄政府確已容許人們對於早先的黨禁，稍爲有些出入。這黨綱除去純屬政治經濟範圍的事件以外，還包括許多的問題。

現在「真理報」的社評裏，時常也講到母愛了。離婚仍然是很容易的，但是當局却很努力地提高家庭生活的水平。打胎的事以前是被鼓勵的，現在却懸爲厲禁。以前當局是鼓勵兒童對父母完全獨立的，現在却教他們孝順父母。父母離婚後，對於兒童的撫養金是嚴格地需要償付的。按照新法律，遺棄兒童，應該受一年的拘禁，而同性愛尤須受嚴重的法辦。

在教育方面，史達林（他是堅持教科書標準化的）本人現在正領導着一種運動，要恢復學校的考試制度；督促教師們維持學校的風紀，以前取消的哲學博士等的學位，現在也恢復了。十年前人們是不能在蘇俄得着自由教育的，他們所注重的完全是嚴格的馬克思經濟學說和自然科學。但是現在歷史和地理全列入課程，而研究古典文學，也在受鼓勵之列。莫斯科大學裏現在并有讀雪萊 Shelley 和濟慈 Keats 的詩詞的功課。

關於藝術，現在也有一種反革命的趨向。一九三五年六月有一位極端派的音樂導演，

把某一交響樂曲刪除了兩節，說它具有布爾喬亞的風味，但是他却嚴受申斥。一九三五年莫斯科劇院裏盛行莎士比亞的劇本。有從奧倫堡 Orenburg 來的巴齊克爾 Bashkirs 戲班在莫斯科演出莎翁的「奧斯洛」Othello 劇本。革命戲院爲了招待青年黨員，特地演出「羅米歐和朱麗葉」一劇，叫青年人知道，真正的戀愛應該怎樣。這劇本的全文，絲毫沒有刪節。但是蒙塔古和加普列兩家的僕役們，在第一幕裏便被看待成家屬裏的一員一樣——藉以符合無產階級團結的主義。

在事實上，一九三五年這一年，在莫斯科是令人眩惑的一年。有兩個劇院裏「吃飛」的人是被密探部所逮捕了。有一位紐約時裝設計的侯女士 Elizabeth Hawes 在蘇俄主持第一次的時裝大會。兒童恩物的製造，可以不受宣傳主義的限制。還有一位外國大使用了蘇俄製造的球拍作網球的遊戲。莫斯科某大商店裏還陳列了一件值一千盧布的大鑲——這價值可抵得尋常工人七個月的工資。甚至在集體的工作裏，個人的重要，漸漸是被重視了。

五 頒布新憲法

在一九三六年的夏天，蘇聯當局作了一個新的嚴重的努力，企圖能產生一種蘇維埃的民主主義。這就是新憲法的頒布，新憲法於一九三六年的十一月實施。這重要文件是一九三五年七月成立的憲法改進委員會製定的，該會主席便是史達林本人，副主席十人盡是蘇俄重要的領袖。他們是李維諾夫，拉狄克，衛辛斯基 Vyshinsky (大檢察官)，伏羅希洛夫，莫洛托夫，布哈林，亞庫洛夫 Akulov (檢察長，按照新章，他在理論上，對於政治密探部也有管束的權力)，楚巴，柴達諾夫和加幹諾維治。這委員會費了一年的工夫，去從事製憲的工作。

這新憲法規定議會為兩院制，和西方民主國家的很為相像。衆院歸人民普選，參院却歸各小民族推選。議會有權通過法律，召集新選舉，一般的講，它是政府權力的策源地。這辦法對於現制，不能不認為一大轉變，由此更可證明，現政權絕對的相信，它本身已有了穩固

的基礎。

對於人權保障，蘇俄實在是採取了一種革命的態度。「新憲保障國內人民，能享有應用的酬給，休暇時間，以及義務教育，甚至富農或是「階級的仇敵」也不作例外。它注重人民的自由。它保障人民享有個人和家宅的不可侵犯權（倘使它果能實行，那真可以算是新政了），而政治密探的權力，却予以嚴厲的削減。最後新憲並且允許人民有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不過我們知道，這一些規定如果未能充分實施，那還是需要一些時間的。

有人講，蘇俄的共黨黨員只占全人口百分之二，這是不對的。適當的數字是約近百分之十。現在成年的黨員有一百八十七萬二千四百八十八人，候補黨員有八十三萬五千二百九十八人。青年團約四百萬人，前鋒隊約六百萬人，其它如十月革命會會員以及稚年的兒童們，全是應該包括在內的。現在蘇俄是在黨的統治下。但是有人恐怕它，成功高臨在無產階級上面的獨裁制，而不是無產階級的獨裁制。

六 赤色幽默

赤色幽默的材料，非常豐富，以下略舉數則：

鄉下人魚貫地在紅場參觀列甯的遺體。在參觀出來之後，一個鄉下人問他的朋友說，「你有甚麼感想？」那朋友答道，「他和我們正是一樣，死了，但還沒有葬身之處。」

另一位鄉下人去參觀短波無線電台的新建築。機師在旁邊對他說明，人們只要在擴音機裏發一點聲音，登時便可以傳播到全世界。那鄉下人請求對於這新奇的建設，作一個試驗。他說只要講一個字便夠了。那機師答應了他的要求。於是那鄉下人便跑近擴音機喊道，「救命呀！」 Help!

政府命令密探對於平民要表示最大限度的禮貌。電車裏偶然有一位乘客打噴嚏，一位密探在候車的站台上聽見，向車窗裏瞧看，一面厲聲的嚷道，「這是誰幹的？誰在打噴嚏？全車裏的乘客都嚇得面如土色地，要求那位打噴嚏的倒霉鬼出去，直率招認，省得全車的人們受累。於是那人戰戰兢兢地走了出去道，「噴嚏是我打的。」那密探咆哮着道，「你長

史達林的頭髮裏長了蝨子。他想盡了機械的、醫藥的和化學的方法去驅除牠們，但是終於沒有效驗。史達林急得要發瘋，他叫拉狄克來商量。拉狄克說：「這方法簡單得很。你只要捉着一個蝨子，叫牠集體化起來，我敢保其餘的是全會逃走的。」

關於當局嚴厲的懲辦智識階級和舊日的技術人才，也有一個笑話：「我們老夫妻倆有三個孩子。一個是工程師。另一個是細菌學教授。還有老三，他也是在西比利亞呢。」

一羣野兔跳跳蹦蹦地由蘇俄邊界逃往波蘭境內去了。波蘭的人們看見，很為詫異。野兔們便解釋道：「蘇俄的密探現在下了個命令，要捕捉蘇俄境內所有的長頸鹿。」那波蘭的關員駁牠們道：「可是你們并不是長頸鹿呀。」野兔們答道：「對的，但是誰能向密探辯白我們不是？」

從史達林辦公室內傳出一陣可怕的呼叱聲，頭兒在裏面正用非常嚴厲的辱罵的話罵人。大罵已經有了一刻鐘之久。把門的衛士給嚇呆了，直向裏面張望。他想想看頭兒罵的究竟是誰。可是裏面除掉頭兒以外，沒有第二個人。衛士畏怯地問道：「您責備的人在那裏？」

史達林說，「我剛才說完我每天一刻鐘的自省的批評呀。」

七 談蘇聯外交政策

蘇聯的外交政策，可以用「和平」一個字去表示。拉狄克對於這個字，曾經有下列引申的解釋：

「蘇俄政府的目的，就在避免使得這第一個無產國家的國土，淪陷於新的蠢笨的戰事中。蘇聯十六年來具有最大的決斷和恆心，爲了這目的而奮鬥。保衛蘇聯的和平與中立，和對抗把它捲入新的世界戰爭漩渦的一切企圖，那就是蘇俄外交政策的中心。蘇俄遵循和平的政策，因爲和平是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的最優條件。」

一九三四年一月「外交季刊」

史達林本人的話，格外來得明快：

「我們的外交政策是很容易明白的。就是對於一切的國家維持和平，並且增強

貿易的關係，蘇俄不想威脅任何人，更不願攻擊任何人。我們主張和平，擁護和平的途徑。但是我們并不怕威脅，并且對於煽起戰爭者，顯予以還擊。凡是企圖攻打我們國家的，將要受到暈眩的反擊，以便教訓他們，別把長隊伸進蘇俄的園地裏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國際協和」

蘇俄有兩個假想敵：日本和德國。她的具體政策嚴格的側重實際，她一心一意想能避免這些外來的危險。蘇聯爲息事寧人計，曾經對日本作種種的讓步，例如中東路的賣價，以及實價的八分之一。當日本的壓迫特別嚴厲的時候，蘇俄却用聯美的方法去抵制。當日本的威脅減輕的時候，蘇聯雖然願意親美，對於復交的事件，雖感愉快，但是却有蔑視美俄新諒解的趨向，因爲它對於蘇俄，並沒有多大的價值。

自從九一八事件發生後，美國也感到不安，所以她對於美俄復交，認爲是政治上的一種權宜辦法。在復交後沒有幾星期，日俄關係便重見好轉，於是莫斯科方面，對於美國人又沒有以前親切。所以有一位美國人講：「我們是被日本壓倒了。」

在另一方面，德國對蘇俄也有不共戴天的形勢。雖則兩國的疆土不相接觸，但是波蘭處於兩大的中間，在目前是德國的一個同盟。波羅的海各小國，也是德蘇間的緩衝地帶。所以蘇俄對於她們，尤其是立陶宛中立的維持，是認為有重大意義的。

有一個很長的期間，蘇俄的政策是親德的。蘇俄希望德國發生共產主義的革命。德國和蘇俄一樣，也是一個被大家摒棄的國家，所以蘇俄同情於德國掙脫凡爾賽和約的桎梏。尤其是在一九二五年的前後，法波是同盟國家，他們同盟的意義，當然是為了反對德俄兩國。當時橫跨在歐陸的法德波俄四國間，發生了相互監視的作用。

這形勢是很整齊的。它有點太整齊了。所以不能長久。希特勒把它打破了。自從一九三三年起，在希特勒領導下的德國是成爲蘇俄冤深似海的仇敵了，蘇俄對此，當然不能不很敏捷的想出一種辦法。她不能完全轉向。她很能顧全實際的，精密的達到這個目的，那種情形，就好像拿破侖在戰場上一樣。

第一，蘇俄五年計劃的成功，使得她在軍事上變成了一個很有價值的同盟國。第二，暫

時放棄共產國際的活動，以增高它國際上的聲譽。一九三三年美俄復交的事，也是一個重要步驟。其它還沒有承認蘇俄的國家，也跟着美國承認了。李維諾夫更引導蘇俄，加入了國際聯盟。再進一步與法國和捷克締約。跟着英外長艾登又訪問莫斯科，和史達林握手言歡。李維諾夫宣布，「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而蘇俄的要人更舉杯替英王喬治五世祝福。「上帝保佑吾王！」於是蘇俄外交的大功，便算告成。

原先是大家唾棄，瞧不起的，修改現狀派的蘇俄，在短暫的三年期間，却搖身一變，成爲最新的維持現狀派的國家了。不但此也，蘇俄和法捷兩國簽訂的條約，實際上并無異於軍事協定。其中的軍事條款是沒有人知道的，但是它的用意，却在儘力用一個鋼環，把德國包圍起來。

倘使德國要去攻打法國，蘇俄是否會完全遵照同盟的條款去攻打德國？這是不可能，因爲他們的領土，不相連接，所以在這種情形下，捷克的地位是顯得重要了。蘇俄的空军可以用捷克做根據，去轟炸德國的薩克遜尼 Saxony 和柏林。倘使德國經由立陶宛或是

波蘭去攻打蘇俄，法國會不會去幫助蘇俄，而進攻萊因蘭和魯爾嗎？這是大家所不能預料的事。但蘇俄却希望它如此。

當史達林、艾登、拉佛爾、貝尼胥講話以後，英法兩國的共產黨員很覺得有些煩惱。史達林勸告法國的共產黨員，停止攻擊法國的政府，而去擁護法國的軍權。這件事的意義，就是法國的共產黨暫時不再做一個堅強的反對派。史達林覺得，這代價是值得的。按照他的理想，各處共產黨員的第一件義務就是保護他們自己，不要受法西斯的侵略。希特勒是共產黨最大的威脅，而共產主義的第一個堡壘却是蘇俄。因此法國的共產黨應該犧牲他們在本國的地位和革命的希望，以保障法國的軍隊，對希特勒有採取行動的能力，來保衛蘇聯。

因為全世界的共產黨員對於這些行動，感覺到驚慌和失望，所以史達林就決定在一九三五年的夏天，在莫斯科召開了一個共產黨國際大會。這是一九二八年以來舉行的第一次大會。史達林此舉的意向，是在安撫主張世界革命的極端派。會裏除去了任命狄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德議會縱火案的主角之一）做總秘書，勸告英國共產黨員和

布爾喬亞的工黨聯合，以及勸告美國的共產黨員（爲了避免法西斯主義的抬頭）投票擁護羅斯福以外，並沒有做多少事。

羅素 Bertrand Russell 曾經說過，梅特涅 Metternich 某一次勸告亞力山大一世說，正統主義是比較蘇俄國家的利益更爲重要。現在希特勒也似乎在間接地勸告史達林說蘇俄的國家利益是比共產國際主義更爲重要。不過大家要知道，史達林並沒有最後放棄世界革命的理想。

費希爾教授有這麼一句話，「在旬日之間，把世界攪亂了，實在比較在十五年中間，令其復興，格外來得容易。」這話是很對的。現在就是最急進的共產黨員也不能說史達林的程序已經一一做到。到現在，蘇俄還不能稱爲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甚至他也不能稱爲社會主義的國家，更談不到能產生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但是對於趨向社會主義和達成國家的穩定兩點看來，這進步是很多的。倘使蘇俄能得到十年的和平，那麼她必將成功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